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生花夢 第二回 老書生臨江附異夢 小秀才旅店得奇聞

詞曰：白髮青衫何所遇，文章賴有知音。何期天意尚浮沉。功名虛往世，基業異來今。未擬成均淹驥足，偏於潤下投簪。聞言不覺義何深。饒他羅剎面，奮我聖賢心。

右(上)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那少年姓康，名伊再，字夢庚，乃是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人。父親康燮，字調臣，與貢鳴岐同年進士，初任行人司，秩滿，遷戶部主事，年近五旬，尚未有子。是年正值會試，康燮分校經闈，取中虞鼎等十八人，皆一時知名之士。朝議以為得人，將康燮加俸一級，升吏部員外郎，未幾，又升江西督學僉事。到任之後，公明廉直，振拔孤寒，絕請托奔競之門，杜躁進夤緣之輩，上台無不推重。

是時，臨江府有個府學生員，姓伊，名長庚，高才博學，深識遠見，為文則沉郁雄茂，古勁闊肆，卓然大家，積學有年，幾及耳順。無奈是時文風卑弱，至若錄科小考，尤清空淺薄，一往銳利者，盡皆列於前茅，即南宮棘省，亦無不以此種文字為利。至若伊長庚的文字，雖精當無儔，但嫌障滯。每逢宗師科歲，僅置三等，偶或幸列二等，到省觀時，又以深奧不通今為弊，往往落於孫山，若想要考在一等之內，是斷斷不能的了。然他志向不怠，自信益力，埋頭刻苦，鬢髮皓然。

康燮正發牌，科試臨江，出了個“不違如愚”的小題。作者紛紛以挑剔為勝，伊長庚是理學家，未免板重，又置三等。發落之時，伊長庚跪到案前，哀號涕泣，懇請出題覆考。康燮抬頭一看，見是個白髮老儒，心中暗自好笑，便道：“本道試士，願為朝廷得人，故鑒別甚公，持衡無弊，你文字不佳，姑降劣等，已屬本道優容，為何輒敢鼓噪？”伊長庚哭道：“太宗師具眼自是不错，但生員果然不通，即褫革亦且無怨。可憐生員弱冠采芹，即潛心古學，篤志純修，沉埋四十餘年，蹇遭屈抑，志不得展。幸遇太宗師，文光遐被，慧鑒澄清，士林望為福星，茅茹咸歸月旦，意謂夾袋可容，鹽車得聘，不料又蒙淪棄，則今秋之望遂絕。若生員年未遲暮，尚冀將來。今生員老矣，此科失足，精神不能復振，可不負一生苦學，將老死甕牖間耶！若太宗師必欲責，願觸死憲庭，以釋四十年儒冠之恨。”康燮听了這一席話，轉動憐才的念頭，嘆道：“年高不怠，其志可嘉。”因拈過筆來，就出一個題目，乃是博學而篤志一節，就令他當堂構筆，若果然文理精通，自拔為優等，若仍是平常，不許來再混擾。伊長庚听了大喜道：“蒙太宗師垂情，生員當另出手眼，以見胸中抱負。”按下題目，見是個大題，一發歡喜，就在旁邊一張小桌子上，平心靜氣，異想天開，也不思索，也不起稿，提起筆來一揮而就，呈到案前。康燮見他下筆敏捷，已信是真才。及展觀所作，覺精彩浩瀚，淵博深凝，儼然大儒氣象，一掃油腔滑調，不覺喜動顏色，拍案叫絕道：“賢契負此奇才，可惜為時流所誤，屈抑至今，使人有學海遺珠之嘆！”遂大加評點，拔置一等第一。發落完了，退入後堂，忽傳呼伊生員進見。伊長庚志氣揚揚，逕步內衙裏去，見了康燮，忙跪下叩謝。康燮一手扶起道：“不消了。”便叫門子拿交椅來，命他坐了。伊長庚鞠躬至地，再三感謝道：“門生此番倘非太宗師矜拔，則喪氣終身，反為時流恥訕，今幸逢伯樂之知，更篤緇衣之好，生成之德，寧有涇量！”康燮道：“賢契晦跡韜光，其神已全，其力已厚，養沖識粹，鳴必驚人。且文章乃神物，豈能終抑？想龍頭定屬老成，賢契益當自勉，勿負老夫之望。”伊長庚答道：“多蒙太宗師屬念，特恐功名利鈍，非文章可必耳。”康燮道：“賢契放心。今科本省主考官虞鼎，乃老夫本房中試，由翰林院庶吉士點定，最有才情，當作東相屬，定使拔為首卷。”伊長庚十分感激道：“太師培養之恩如此高厚，門生自愧謏劣，何能當此隆遇。”康燮轉留他用了小飯，又贈些鄉試的盤費，方纔出來。有詩曰：

青衫白發老雄才，今日文章面目開。

縱使秋風能借力，不知天意屬誰來。

康燮又欲按臨他郡，祇因夫人已懷孕三四個月，不便攜帶同行，遂封鎖了內衙自去。

卻說虞鼎欽點江西主試出京，在路得了康老師書札，已自留心，到得省闈，關防慎密。

伊長庚進了頭場，七題入手，一氣揮成，文思愈加精彩，自覺得意。簾官披閱之下，覺此卷另有風骨，如泰山河岳，視諸生卷皆莫能及，遂擬首薦。虞鼎暗暗使人到經房竊探，聞伊長庚頭場已中，便已安心。誰知天定勝人，最難意料。至次場論判，指陳時弊，尤切實詳明。正稿俱完，忽見個蒼蠅飛在卷上，伊長庚恐怕污了墨，忙將衫袖一拂，不期撩著了燭煤，落在卷上，燒了一個大孔。伊長庚氣得捶胸跌腳，仰天號叫道：“罷了，天絕我也！”遂收拾筆硯，嘆了口氣，含淚出場。

卻說虞鼎，試畢三場，取定數額，唱名填榜，卻因前日老師囑託，便一心注定伊長庚的名字，遇文字口氣相象的，都拔了魁首。及至唱過十名，祇是不見，忙叫住了，挨查卷內，將伊長庚卷拔在前些。誰知挨拆到底，並無此卷，自己驚訝。隨查未中試落卷內，仍是不見，及細查經房，祇有頭場，並不見有二三場卷，詰問外簾，始知二場卷壞，已貼出了。虞鼎不勝嘆惜，眾簾官盡為扼腕。

不料伊長庚是夜出場，回到下處，嘔血數碗，水粒不進。下處著急，連忙叫隻小船送他回家。

此時康燮考畢了九江府，計及夫人胎孕，已將滿足，仍回臨江。聞知伊長庚下第之故，好不可憐。過了數日，康燮忽夢見伊長庚來謝他，說到落第之際，言皆淒慘。康燮亦嗚咽下淚，欲要留他細談，伊長庚道：“門生總是明日要來。”說罷就走。康燮醒來，覺淚痕猶在，十分驚訝。

次日傍晚之際，康燮獨自個坐在書房，翻閱報部文卷。忽抬頭見伊長庚冉冉而來，仍是舊時模樣，走進內衙，卻笑容滿面，絕非夜來之狀。康燮立起身，正欲行禮，祇見伊長庚並無半言，也不作揖，往內便走。康燮驚疑莫解，尾之而進。直入臥房，倏然不見，夫人已是分娩。康燮早知其故，卻不說出，便問：“生的是公子麼？”丫頭道：“正是一位公子。”康燮驚喜非常，忙差人到伊家去問，果然適纔死了，康燮明知伊長庚投胎做了兒子，是報他知遇之恩，遂將兒子取名伊再，字夢庚。又查伊長庚遺有二子，都替他進了學，聞他家事消乏，又扶持置了些田產。有關《玉交枝犯尾》，曲兒道：

從今父子，卻原來夙世生師。今生慧業前生事。誤儒冠都在書詩。嚴父嚴師兩為之，生我成我皆恩賜。

：五供養：南宮雖點額，莫嗟咨，轉世蜚鳴信有時。

康燮年逾半百，忽舉此子，三朝滿月，慶賀盈門。夫妻二人不勝之喜。過了年餘，康燮提學俸滿，升了湖廣布政司參議，反因剛直峻厲，與撫台不合，被劾回家。

卻說兒子康夢庚，祇因生前積學，齋志而歿，托生做了康燮之子，仍是夙世帶來的慧性。纔交兩歲，便能識字，見書上容易字眼，便咿咿唔唔的認將起來。父親疑是有人教導的，又另取一本書，指與他看，依舊也認得出來，康燮大以為奇，十分珍愛。他到了四歲，便能出對，五歲即會寫字。於是平陽一縣的人都傳揚開去，說是康鄉宦家出了個神童，無不讚羨。那些讀書朋友，都做成聯句，請他囑對，他都應答如流，略無難色。也有求他和詩的，也有求他寫扇的，往來不絕，門庭如市。這康夢庚倒也應接不暇。時人有詩贈他，曰：

康君甫五齡，夙慧本天生。

秀奪乾坤氣，靈鐘河岳精。

屬聯夸敏妙，書法更縱橫。

國瑞誠無忝，才華愧老成。

康夢庚到了六歲，穎悟非常，卻智識先人，言詞出眾，至於論斷事宜，更有一種奇俠之氣，肝腸激烈，絕非少年可能。父親見

終日纏他的人愈多，恐怕荒廢學業，便請了一個名師金先生，是本岸名士，聘他在家。

康夢庚到了館中，見過師長，然後肄業。不想他一見了書，不消熟玩，略過眼便能成誦，也不消講解，略提點，他已貫通，先生也十分稱讚。自此，外邊的人見他已在館中攻書，不便再來纏擾，雖不斷絕，已自少了好些。

一日，夏天酷暑，金先生覺得館室煩悶，卻移一桌到軒子裏坐。祇因地間有些高低，桌子再放不平，便呼館童到天井裏，捨塊小磚來襯了腳，方纔平了。金先生喜道：“此磚塊為物雖賤，甚是得用，可見隨材布置，天下原無棄物。”因作詩云：

碎擲空階器未成，誰知賴爾便支傾。

金先生成了首二句，結語尚未成韻，正在思索，康夢庚從旁接口道：

雖然不得登臺閣，也與人間抵不平。

金先生听了，更是稱奇，想道：“此子髫髻之年，詩才如此俊妙。觀他口氣，知後來雖未必拜相，亦斷非常人。”

忽一日，有個吏員，叫做王仲吉，在福建做了一任縣丞，偶然到平陽縣經過，聞康夢庚有神童之名，也來拜他。康夢庚雖則出來接見，然薄他是個滑吏出身，卻不十分敬重。王仲吉便開言道：“小弟風塵末吏，僻處天南，夙聞吾兄盛名，心儀久矣。今特奉訪，實欲就教詞壇，以瞻豐采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學生幼稚，知識未開，不過略識之無，戲操筆墨，謬為大君子所器，方切惶汗，何敢又當先生枉駕。”王仲吉道：“吾兄曠世仙才，當今國瑞，何乃過謙若此。小弟今日此來，實思拋磚引玉，不知肯辱教否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弟恐文義鄙淺，見笑大方，果有尊句，請先命筆。”王仲吉道：“僭先了。”口裏應著，心下還祇認是五六歲的童子，不過勉強扭合，祇出個三字對兒與他對道：“雲匝地。”

康夢庚略不經意，即隨口應道：“水連天。”王仲吉見他出口敏利，不假思索，便又出一對道：“培埴下土。”康夢庚暗想：“培埴”兩字，“土”字都在旁邊，與下字不相映合，便無意味。知他胸中有限，便也用兩個偏旁字譏誚他道：“俯仰上人。”

祇因這四個字觸著王仲吉的腳色出來，不覺變了顏色，半日祇不做聲。因又想出一對，作耍他道：“三子成孱，此子無非小子。”康夢庚也知是故意輕薄他年幼，便不慌不忙隨口答道：“兩蟲作蠹，其蟲有似大蟲。”

王仲吉听了，先前的還略略帶些譏諷，這一聯卻明明痛罵，便艱然不悅道：“兄雖這樣聰穎，出語還該穩重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學生摭字成文，不過要與首聯對合，取義故未深究，不知有甚不穩重處？學生實坐不知，幸先生明以教我。”王仲吉雖明知欺侮，卻自說不出來，又羞又惱，祇得說道：“小弟尚有一聯，更欲借重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既承臺命，何敢憚煩，一發請教。”王仲吉想了一會，忽說道：“人加於我，我加人，人獨無仁。”康夢庚隨口應道：“吏即為官，官即吏，吏真有利。”這一對把個王仲吉一發氣得火星直爆，便發作道：“孩子家學這等輕薄，若以處世，恐為取禍之道。”康夢庚聽見罵了他孩子家，也大怒道：“彼此應酬，原係文墨雅道，怎發言如此村野！若縣丞可以禍福人，則吏員之威亦赫赫矣。”王仲吉道：“你祇恃父親蔭下，略無忌憚，終身之憂，自在他日。今日也不與你計較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幸是父親蔭下，卻不曾仰人鼻息，竊人權勢，好不扯淡！”王仲吉見語語刺心，祇大嚷大鬧，待要手舞足蹈起來。虧得眾家人如飛報知康變，康變連忙走出廳來，著實陪情，把兒子責備一番，又向王仲吉解釋一番。王仲吉見康變陪了禮，反不好意思，祇得忿忿的出門去了。自此康變吩咐了管門家人，凡是會小相公的，祇說往山中讀書，一個也不放他見面。

康夢庚轉得埋頭攻書，到次年七歲上，文藝已是精通。不料是年母親已歿，不上半年，康變也成了痰疾，相繼而亡。康夢庚擗踊哭泣，哀毀盡禮。喪服甫畢，到九歲就進了學。合城士大夫之家俱欲與他聯姻，他卻目空今古，定要娶個絕世佳人，那尋常脂粉，漠不關心，但與他作伐議親的，俱一例辭謝。

到十一歲上，不期昔年與他口角的那個吏員王仲吉，果然到京裏用了些銀子，托了些勢要，恰謀升了平陽縣知縣。祇因瞞背未釋，積恨在心，到任之後，又聞康變已死，便有個報復之念。康夢庚是伶俐的人，已知他來意不好，即收捨了千金，往布政司起了納監文書，竟到南國子監援例坐監讀書，把家中一切事情歸結停妥，托與一個誠實忠厚的老蒼頭掌管。王仲吉知他已不在家，也祇罷了。

康夢庚卻一心在監用功，坐到年月滿了，便想出外游學，是年已十三歲，便有個訪求淑女之意。金陵名勝領略殆遍，因他眼界太高，視為無物，或貌不稱才，才不稱貌，都不寓目。聞蘇州佳麗，便擬一游。帶著兩個家人，一個叫做朱相，一個叫做王用，到水西門，覓下了一隻江船，渡過了江，到鎮江府，也待盤桓幾日，便在城裏尋了個下處住著。

天色尚早，在街上閑走了一回，抵暮來寓，店家綴進飯來，祇听得間壁有�木魚聲，在那裏念金剛經，康夢庚便問店家道：“這鄰居是個庵院麼？”主人道：“不是庵院，是在家出家的。老夫婦兩口兒喫齋布施，極是好善。這是他老婆子在那裏誦經，老兒在外頭做生意，尚不在家哩。”康夢庚听著，也不在話下。

喫完晚飯，因船裏不自在了，思量早睡。睡不多時，祇听間壁木魚聲漸漸息了，經已念完，忽嘆口氣兒，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，口裏絮絮叨叨，不知說些甚麼。康夢庚疑惑，留心要听，再不仔細。又听了半晌，忽放聲號哭起來，說道：“世間惡人也多，再不見喪心到這個地位。與他又無仇恨，殺了他夫妻兩口罷了，祇兩歲的一個小孩子，曉得些甚麼，也抓來殺死。人說天理最近，報應甚速，這等看起來，何嘗有甚麼報應？天理也是沒有的了。”說罷，又號啕痛哭。听得那老兒也回來了，反埋怨那老婆子道：“你怎不知利害！沿街淺巷，萬一被人听见，吹到他耳朵裏，我這兩口兒，都是個死哩。”那老婆子便不做聲。康夢庚逼清听见，大駭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難道有如此窮奇？這等說起來，則他一家子，已抱奇冤異屈。若一郡之內，不知人也殺害過多少了。我生平最有肝膽，終不然這樣不平的事竟坐視不成？好歹明日叫他來問個明白，就替他伸一伸冤，也除了鎮江一郡的大害。”說罷自睡，一夜裏但聞有悲咽之聲，卻並無言語。有詩為證：

情詞慘切不堪聞，生死關頭說與君。

賴有平陽貴公子，千秋意氣激孤雲。

到了次日，康夢庚便早起來，就叫店主人請那老兒過來講話。那老兒不知就裏，連忙走來。康夢庚叫他到房裏坐下，問道：“老丈尊姓？”老兒道：“姓韓。不知相公有何事呼喚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昨晚偶聞老丈家中似有冤屈事情，特請來相問一聲，並無別話。”那韓老兒見查問他夜來之言，知已漏泄，恐怕惹禍，轉慌張掩飾道：“老妻因死了兩歲的一個兒子，故此在那裏怨天恨地，不期驚動了相公，著實有罪。但並沒有什冤屈之事，相公敢誤听了？”康夢庚道：“豈有此理！這件事我明知不平，正欲為老丈伸一臂之力，如何轉要瞞我？”韓老兒連忙搖手道：“相公莫說罷，留我這窮性命再活幾年，不要你招攬些禍事出來，害我受罪。”康夢庚笑道：“怎這樣害怕？你好好對我說知，還你沒事。若執意隱忍，我便到縣裏出首了，等官府拿你去問，怕你不說！”韓老兒見康夢庚壓量他，沒奈何，祇得苦告道：“說便待我說，祇是相公真個莫要連累我。”康夢庚道：“這個不消你叮囑。”韓老兒方直說道：“這城裏有個豪惡，姓屠，號叫做明命，平生的惡端，一時間也說他不了。他又有個惡奴，叫做屠六，最有機變。如要害這個人，他兩個一頓商議，就擺布他個死了。若見人家妻子或閨女們稍有幾分姿色，但明奸暗佔，見人家良田美產，輒白佔強吞。市中有生意得利，即令奴僕把持，不容第二個人做。大小衙門書吏，都用子弟充當，不許被害人控告。但有告他的，便接起呈狀，把他處個滅門，因此外面題他個口號，叫做‘屠一門’，所以，人祇吞聲飲恨，怎麼肯把性命送到他手裏？至於家庭穢行，不一而足。其最大者，如強奸嫡妹，宣淫庶母，總之說不盡他萬分之一。”

康夢庚听到此處，不覺怒發沖冠，咬牙憤道：“依老丈說起來，竟是個人中梟獍。鎮江一府，竟沒個有膽力的除他，豈不可恨！”韓老兒道：“昨夜老妻痛哭，雖非寒家之禍，卻亦有個瓜葛，所以悲傷。這城裏有個婁仲宣，夫妻兩口，尚是青年，原薄薄有些儲蓄。這婁仲宣，時常在外，處個館兒，不料前年誤被這屠一門請在家裏。彼時，屠一門嫡子尚幼，單教他一個承繼的嗣子恩官。這節事不說便罷，說起來真個心慘，祇因新歲，屠一門同恩官到婁仲宣家拜年，婁仲宣卻不在家。屠一門定要請他娘子出來作

揖。他娘子姜氏，偏偏是鎮江城裏第一個絕色，還不上三十歲，端莊靜一，再不肯輕易見人，這日正是冤業，被屠一門勉強不過，祇得走到屏門口，屠一門看見，作了個揖，立起身來，口裏雖說些套話兒，兩隻眼已注定在姜氏身上。姜氏見他顏貌不良，就縮身進去。屠一門悵望了一回，纔同恩官出門去。後來姜氏懷妊七八個月，婁仲宣雖則坐在屠家，卻一心記掛著家裏，每日老早解了館回來。不料屠一門自從見了他娘子標致，日夜與屠六算計，要害死婁仲宣。

一日，算計定了，向先生道：‘師母有妊，先生本當在宅，臨時便於照顧，但小兒頑劣，又不能荒廢。昨夜與老荊算計，除非把小兒帶到宅上，就先生教誨，至於薪水之費，小兒自有薄蓄，恐家下料理不便，都等他帶去，安頓在宅上，以便照管。’婁仲宣祇道果然體諒他，不勝之喜，便滿口應承。屠一門便叫家裏人卷疊鋪陳，收拾箱籠，喚幾個粗使人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，先去了。又留婁仲宣喫過午飯，然後令恩官到裏頭去了一會，不知做些甚麼勾當，纔教他出來，同著先生回家。’有詩為證：

斯人不必問伊何，吳俗呼為大阿哥。

若遇英雄投曠眼，行藏原祇似麼麼。

‘婁仲宣師弟二人，到了家中，把行李箱囊都收拾到內裏去，書案什物，纔鋪排停當，祇見那屠恩官口叫腹痛，要去出恭。婁仲宣領他到後邊坑廁上。出了恭來，一發痛的兇了，神思漸覺昏沉，婁仲宣連忙扶他到床上去，把被與他蓋定，叫他靜臥片時，自然就好。過不上一茶時候，祇聽得在床上大喊一聲，翻天攪地的響動，婁仲宣慌忙走去看時，祇見那屠恩官七竅迸裂，鮮血滿床，扒跳而死。’康夢庚驚道：‘這是何故？’韓老兒道：‘你道為何？原來屠一門真正是個滅倫喪心的禽獸，已將嗣子恩官，服了毒藥，要陷害婁仲宣於死地，便好謀佔他老婆的意思。’康夢庚聽到其間，拍案怒叫道：‘師長倫分最重，無辜置之滅門；嗣子誼屬至親，而復忍相殘害。恐禽獸中，亦未必有此！’韓老兒道：‘相公，說到後邊還慘哩。’

‘那時婁仲宣慌了手腳，連忙報知屠家。屠一門假意驚駭，到婁家驗明了，就變轉臉皮，祇說他見了箱囊中金銀什物，起了不良之心，謀死了他兒子，隨報了本縣。那知縣又是個昏官，兼受了些賄托，把婁仲宣捉來，不由分說，就動夾棍。可憐婁仲宣，是個斯文懦弱的人，那裏當得起極刑，一時有口莫辨，便招認謀財害命是真，當下錄了口供。到家中搜驗，箱囊中止有磚瓦石塊，並無財物。原來都是屠一門假裝鎰重，故意張揚耳目，暗伏下陷人的惡計。眾差役見是人命重情，需索恣飽，又復罄卷衣飾而去。

姜氏無路號天，哭倒在地，好不可憐。差人報到縣中，知縣見鎰重已失，情興索然，認是婁仲宣盜換的手腳，一發大怒，又加上三十六板，下在獄中。隨著地方把屍骸盛殮，發壇安置。其時婁仲宣監門使費，及飯食醫藥等項，可憐姜氏賣田變產，竭力支持。屠一門恐怕他往別處告理伸冤，卻令屠六朝夕伺察，絕不許一人到婁家往來，若有走動通風的人，便暗暗使個計兒，滅了他口。’

‘屠一門算婁仲宣問成死罪，諒無生理，便然想要謀姜氏到手受用。因央幾個慣走腳通風的賣婆，吩咐他到婁家曲勸姜氏，順從之後，重有相謝。誰知那姜氏潔若冰霜，凜不可犯，真個比共姜的節操還勝二分。一涉非禮之言，便嚴詞厲色，正言叱責。屠一門見說他不轉，又將金銀珠寶動他的心。那姜氏卻視如糞土，擲之戶外，略不沾染。’

康夢庚听了，踴躍讚羨道：‘世間有這樣貞節婦人，真是可敬！’韓老兒道：‘因為他堅守那貞節兩字，就弄到殺身之禍。屠一門沒法，祇得又將利害嚇他，他全然不睬，卻說道：‘死生禍福，雖系於天，實由於人，然人所重者節義，所輕者死生，倘有禍福，听憑吩咐。我此身祇有一死，決無第二條念頭，不要認錯了。’屠一門聞知這番說話，想道：‘既善策不行，祇得要用狠著了。’遂與屠六商量，要使個劈空妙手，處他進退無門，生死不得，等他受盡苦楚，不怕不回心轉意了。’

不知韓老兒說那屠一門與屠六，畢竟算計怎麼樣的狠著出來，纔可改移得姜氏鐵石般的念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